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四十回 令雅歌清如聞香口 花團錦簇恍人羅天

雪貞把拈出來的紙鬮兒一看，是第十四位，因笑道：「還好。」忙到十四位上去坐了，雙瓊道：「我來拈。」就到竹筒裡去拈了一個，是第八。雙瓊道：「坐得太前，可惜議定了，只好僞了。」韻蘭道：「你們拈剩，我來拈罷。」珩堅道：「都可使得。」佩纒遂把這個竹筒搖了幾搖，放在桌上，由他們拈去。於是湘君拈了第二，秀蘭拈了第三，文玉拈了第四，珊寶拈了第五，碧霄拈了第六，蓮因拈了第七，燕卿拈了第九，萱宜拈了第十，玉田生拈了十一，霞裳拈了十二，素雯拈了十三，珩堅拈了十五，凌霄拈了十六，幼青拈了十七，柔仙拈了十八，素秋拈了十九，喜珍拈了二十，月仙拈了廿一，月紅拈了廿二，小蘭拈了廿三。筒裡只有兩個了，就剩馬利根、韻蘭未拈，馬利根要推韻蘭先拈，雙瓊笑道：「倒也巧極，只有末位首位沒得拈出。」佩纒笑道：「不要真個我們姑娘拈了第一。」蓮因笑道：「馬姑娘是外國來的，恐怕他要坐首席呢。」凌霄道：「快些拈罷。」馬利根笑道：「拈便是我先拈，姑娘不要說我揀呢！」說著拈了一個起來，恰是廿四，便笑不可仰，到末位坐了。眾人都都大笑說：「揀也揀不到這麼巧！現在再有什麼推托？」韻蘭笑道：「恐怕佩纒做的鬼。」佩纒著急道：「皇天在上，我清清白白的寫的！」侍紅道：「恐怕蓮姑娘做的鬼。」蓮因道：「我不過看了一看，搗什麼鬼呢？」韻蘭道：「我知道了。只有二十三個鬮，第一個一定不在裡頭。要推我第一，只說我未了兒拈。」佩纒道：「姑娘不信，把竹筒倒轉來。」韻蘭果然一倒，只剩一個子，霞裳便把倒出來的鬮展開，大家一看，見清清楚楚寫著「第一首座」四字，碧霄大叫道：「還要黏膩，我要逃席了。」韻蘭無可奈何，只得告了罪，坐到第一位上。席上共是二十六人，身邊各有一個自斟壺。那大丫頭中如雙瓊的婢明珠、珩堅的婢暗香、碧霄的婢柔兒、玉田的婢小雲、燕卿的婢鶴兒、素秋的婢綠香、喜珍的婢翠紅、萱宜的婢琴娘、雪貞的婢抱玉、凌霄的婢青雁、珊寶的婢舜華、文玉的婢金姐、幼青的婢雲綃、素雯的婢伯雅、仲雅，韻蘭的婢侍紅都到彩蓮船去坐席，也是一個長桌。另有十幾個小丫頭往來看酒服侍，正席方飲酒第一杯，只聽彩蓮船裡呼叫起來。佩纒、碧霄、幼芳連忙去看。原來是蘭生、秋鶴掩到彩蓮船來，被他們看見，便嚷起來，說：「今日議定的，男女分席，不許二人來了，來了要重罰的，你兩人違章來此。」說著，碧霄已走過去把兩人扯住，笑著扯到延秋樹來，說：「故意違令，請眾位議罰！」眾人大家笑著，秋鶴笑道：「我是到樓上房裡取令籌的，蘭生是跟來的，要罰只好罰蘭生，我是公事呢。」蓮因笑道：「既有公事，何不先行咨照，這回總是強辯了。」蘭生笑道：「我是跟來取令籌的。」雙瓊笑道：「共是一副令籌，要兩個人取，怕一個人不能拿麼？你這說尤其支吾！」於是有要罰他亦著足彩蓮花來供的，有的說鎖禁樓上不許他去的，有的說明兒罰他回席的，珩堅笑道：「彩蓮湖深，斷不能去！閉在樓上，恐怕他們幾個人要等。罰東道，明兒也沒得精神再鬧，我有一個善全法兒，秋鶴伯伯說要取令籌，恐怕也是真情。但是不咨照，究屬不合，是一個公罪。蘭兄弟跟他來，一副令籌，斷不消兩人同取，他明明是來看我們，是一個私罪。論這個罰，也要有些分別，但蘭兄弟的罰，我好定的。秋鶴伯伯的罰，我不好定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奶奶要定令弟何罪呢？」珩堅笑道：「叫他在我們席前磕三個頭，起來，站著，替我們逐一的斟酒斟了三巡，再放他去，你們道好不好？」蓮因、碧霄笑道：「妙極雅極！秋鶴就令磕了一個頭去罷。」湘君、秀蘭、燕卿、玉田生、馬利根笑著，都說好。

碧霄把二人放了，先命蘭生斟酒一巡，大家坐著笑他。秋鶴、蘭生笑著，便到地當中向上跪下磕了頭，眾人皆笑彎了腰。雙瓊是秋鶴的門生，萱宜是秋鶴的通家姪女，俱笑著立了起來，舜華、幼芳、侍紅、玉憐、佩纒是遊戲慣了的，反倒坐著。霞裳與秋鶴客氣，且第一次見面，所以也立了起來。眾人看他好似洞房合卺的磕頭，豈有不笑之理？秋鶴磕了頭，笑著，便回房取了令籌。一逕去了，蘭生還立在那裡笑著，等他們慢慢的乾起來，自己覺得已是一身的汗。佩纒執著一柄宮扇走過去替他扇背，霞裳命老媽子捏了一塊熱手巾來，霞裳親自替他抹汗擦背。雙瓊道：「不如喝一杯冰酸湯好。」一語提醒佩纒，立刻去要了一杯來給蘭生喝，好容易把酒斟完了，喜珍笑道：「兄弟快去罷，他們等你呢！」蘭生笑著，一溜煙走了。素秋道：「天熱不能多飲，停了一回要坐船做詩。若要行令，我們早早行罷。」韻蘭道：「是極。」佩纒道：「剛才太太送來一副百花籌令，共一百枝。我們只有二十六個人，我所以剔去了不甚好的，只剩了一半。現在我們行令，掣著那一枝，就算那一種花神，好不好？」蓮因、玉田生笑道：「倒也雅切有趣。」珊寶笑道：「這麼更好，便這樣罷。」

此時天上忽然濃雲驟集，早已隱隱雷聲。韻蘭、珩堅、雙瓊、佩纒憂著下雨，船上沒得油篷，蓮因盡說不妨。忽然大風來了，把露台上的遮幔吹得呼喇喇拍的響，南首的黑雲推起，韻蘭道：「了不得，快命老媽子把幔子帶下來，雨就要到了！」忽聽一個小丫頭在樓上說：「東南角上有龍掛。」於是大家奔上去看，也有就在下面憑欄觀望的。果然濕雲漠漠，中有一物自上掛下。馬利根笑道：「龍是沒得這件東西的，你們莫信是龍，這是水氣呢。」雙瓊道：「不差，中國人所說的龍，這個道理總不能信。」玉田生道：「中國人不肯實事求是，都是人云亦云。不想其理，諸如此類。愚人還執著愚腐之見，強與人爭，最為害理，亦最為可惡。」眾人但管看，也不接口，只見無數蜻蜓在空中飛舞。韻蘭向湘君道：「我記得一個女史有一闕鬮雲鬆令的詞，寫現在景致極好，可惜大半忘了。中有什麼萬葉跳珠園不定，還有什麼一陣驚雷催雨迅，紅藕花梢，無數蜻蜓影的句。」珊寶道：「好句，真是寫生妙手。」

說話未完，只見電光一閃，一個驚雷，自西而東，眾人倒嚇一跳。雙瓊雖明電學，也怕雷的，與雪貞、佩纒、玉憐、月仙、月紅、幼芳、文玉、萱宜均逃進裡邊，兩手掩著兩耳。月紅更是怕雷，掩著兩耳，黏磕在姊姊身上。小香笑道：「莫怕，不妨事的。」這驚雷一過，天上的雲果然散了，僅刮了一陣風，倒風涼了好多，寒暑針頓時低到九十七度。風定後，柳樹上一片蟬聲，雲中的太陽微微欲露。蓮因道：「吾說無雨，究竟何如？」眾人方才信他。此時大家早已進來了，佩纒方把令籌五十枝，插在筒中，自己喝了令杯，說：「籌上一個花名，下邊注著出處，再有令底，有梅戰飛觴笑話唱曲四樣，末了兒說毛詩兩句，就嵌著籌上的花名。有並頭，並蒂，連理，合歡格，我想有不讀毛詩的怎樣說呢？」佩纒道：「真正不讀毛詩，就說別的成句也好。馬姑娘、凌霄、素雯、侍紅、玉憐幾位姑娘，連成句也不知道，就喝一杯酒過令。」佩纒道：「好，如會說的說得不好，也飲一杯，不說倍罰。說得極好，共賀一杯，不能飲的減半。過令時，還須自飲一杯，這便是酒令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很妥，你先掣籌罷。」佩纒便掣了一籌，俊官另取一個空筒，放在桌上，將掣過的籌放在裡頭，佩纒自看籌上寫著一個萱字。佩纒道：「不好，一個字怎麼說兩句呢？」韻蘭道：「這個上頭多有三個字花名，如曼陀羅、鶯春羅、虞美人、雁來紅。一個字花名的如梅、蘭、萱、菊之類，我也不知怎麼說法。」月仙道：「你們可是要把三字一字的都化為兩字麼？」佩纒點頭道：「是。」月仙道：「有一個法兒，就把花名有無兩字的別名，若無別名，一個字的下面都加一個花字，三個字的酌裁一字就好了。」佩纒道：「這還容易，我的萱名忘憂草，就用忘憂二字罷。」因把這籌給眾人看道：

萱，○仙種宜男。○拈得者主宜男之兆，有子者飲。酒底飛觴。

眾人笑起來道：「佩姑娘恭喜。」俊官把佩纒的腹摸了一摸，笑道：「這個裡頭不想倒是……」佩纒不等他說完，打了他一下，紅著臉啐道：「我把你小蹄子，將來不得好死！」又道：「這個混帳酒令，換了罷。」湘君道：「不許換的。」佩纒道：「不換恐怕還有混帳籌呢，我來換了出來！」幼芳道：「不必換。」大家看了笑笑，燕卿笑道：「若耍好玩，須用這個籌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副籌恐怕是他們男人用的，上頭的混話，只怕還有比這個更厲害呢！」雙瓊道：「快說罷，還要飛觴呢。」佩纒只得說道：「籌考不忘，我心則憂。並帝格，飛觴萱字，范成大詩，身及堂堂未老時。幼姑娘飲一杯，有子的喜奶奶素奶奶各飲一杯，交令。」素秋道：「這杯酒我飲無名，我的子已經殤故。」蓮因去把這杯酒移到碧霄門前說：「奶奶不飲，你替他飲罷。」碧霄便一飲而盡，方悟過來。月仙笑道：「碧姊姊替奶奶生子了。」這句一提，眾人想他也不該代飲的，便和他打趣起來，碧霄的臉紅了一紅，

罵月仙道：「你將來一世不要嫁人！」佩纒道：「小蘭姊姊掣罷。」小蘭就掣了一枝，

玉蕊，○天上瑤真。○名字有玉類者飲。酒底自飲一杯。

小蘭道：「詩經上無蕊字，我只得一句毛詩，一句文選了。」因說云：「其人如玉，郭璞江賦，翹藻蕙蕊，並蒂格。」因飲了一杯酒底，交令。眾人也只得依他，名字有玉，燕卿、珩堅、文玉、珊寶、玉田生、碧霄、雙瓊、喜珍各飲一杯。珊寶道：「韻蘭也應該飲一杯。」韻蘭道：「我又不犯玉字。」珊寶道：「你的名是瑗字，不是玉字旁麼？」韻蘭道：「湘丫頭叫謝瓊，不應該喝麼？」於是大家也只得各飲一杯，月仙掣籌一看是：

梔子，○彤史清芬。○諸花少六出者，惟梔子六出，即西域簪卜花。注云：好佛者飲。酒底毋戰。

月仙飲了一杯，蓮因、湘君各飲一杯，柔仙近日也當思燒香，飲一杯。佩纒道：「毋戰，只好與下家打一杯，不能通席打呢？」月仙道：「我也不能毋戰，飲了一杯罷。」雙瓊道：「也好。」月仙遂飲了一杯，過令。素秋掣著一枝，看時：

杜鵑，春風血淚。○鶴林寺，杜鵑，仙種也。周寶鎮浙西，命殷七七往鶴林寺，於重陽時開此花。七七往，有女子來曰：妾上帝所命，司此花，令此花不久歸閻苑矣。注云：好哭者飲。酒底共賀一杯。

柔仙、雙瓊好哭，飲一杯。湘君看了這籌點頭，蓮因道：「你還熱心麼？」眾人不理論，素秋想了一回道：「詩經上沒得鵑字的，他的別名叫躑躅，又名仙客，又名山客，只有山客的兩句，並蒂格。陟彼北山，於馬嘉客。」佩纒道：「沒得這個字，也只好換別名，這個還好，交令罷。」眾人飲了賀酒，幼青掣得：

芙蓉，○拒霜靜品。○卯州有弄色未芙蓉，一日白，二日淺紅，三日黃，四日深紅，比落色，人呼文官花，即拒霜也。注云：十月生者飲，姓謝者飲。酒底飛觴。

雪貞十月生，飲一杯，珊寶、湘君各一杯。幼青道：「飛觴是明年芙蓉鏡下及第，芙字輪著素雯，飲一杯。詩經沒得這兩字。」珩堅道：「去了草頭，夫容也，就是芙蓉。」幼青道：「這還容易，因道夫也不良，誰的為容？」眾人道：「好極，應賀一杯！」素雯笑道：「尊夫怎麼待你不好？」幼青紅了臉道：「放你娘的屁！」佩纒道：「珩奶奶掣罷。」珩堅掣了一枝，看時：

桂，○月窟天香。○掣得此籌，主生貴子。注云：八月生者飲。酒底共賀一杯。

舜華八月生，飲一杯。各人又共賀一杯。珩堅道：「詩經上沒得桂字，我只得引用別處了。」因道：「小山叢桂，常棣之華。」雙瓊道：「何不用木犀代呢？」珩堅道：「犀字，也不容易找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奶奶用一杯，吾替你說。」珩堅道：「我飲了恐也沒得。」韻蘭道：「並蒂格，遷於喬木，齒如瓠犀。」眾人拍掌道：「虧你。」珩堅只得飲一杯交令，素雯掣了一枝看時：

山茶，○春風豪客。茶梅開十一月，正諸花凋謝之候，別名曼陀羅。注云：肌肥者飲。酒底唱曲。

珊寶、雪貞、舜華、喜珍、玉田身肥，飲一杯。素雯道：「我來唱一支醉妃冷。」柔仙道：「凌霄姊打鼓板，我來吹笛，你先把『玉樓天半起笙歌』的白說起來。」燕卿道：「只唱曲好了。」素雯就唱道：

天淡雲間，列長空數行新雁，御園中秋色爛斑。柳添黃，芋減綠，紅蓮脫瓣。一抹雕欄，噴清香，桂花初綻。

素秋接著笑道：「請萬歲爺娘娘下輦。」喜珍笑道：「妃子，朕和你散步一回。」萱宜道：「他們說的不用說白，不要混他。」雙瓊道：「一抹下脫了一個倚子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他曲文上本來沒得倚字的。」柔仙笑道：「素丫頭唱差了多少板呢！這個淡字要唱得長，先是俺俺俺稍稍低些，折到第四個俺，要轉高了，再是三個俺，又轉低了，快些。這個列字不過三折，曷曷曷，你多了一曷了。數字要泣唱，是西衣塢三個字，新字要唱西衣，音不能唱新字出來。」素雯道：「你們是三考出身，在紅氍上拜過師父的，我們不過應個景兒呢！」凌霄道：「你唱下面一支罷，起首幾個字沒板的，你要把這氣舒中帶急。」碧霄道：「隨他唱去罷，唱了這段就算了！」素雯又唱道：

攜手向花間，暫把幽懷同散。涼生亭下，風荷映水翻翻。愛桐陰靜，悄碧沉沉，並繞回廊。看戀香巢秋雁依人，睡銀塘鴛鴦蘸眼。

柔仙笑道：「涼生亭下的下字，要作下換鞋你直接下去，我的笛都不能就了。」素雯笑道：「我也不管，唱畢就算。不過我不能說白就是了，飲一杯罷！」於是飲完交令，玉田生掣一枝是：

繡球，○碎雲寒玉。○春開，花五瓣，百花成一朵，團欒如球。注云：圓面者飲。酒底唱曲。

湘君、秀蘭、碧霄、幼青、玉憐圓臉，飲一杯。玉田生仍唱一支日本曲，繡球，詩經上無成句，玉田生也不能說，飲了一杯交令。萱宜掣的是：

素馨，○縈絲結縷。○廣州城西九里，花田皆素馨。昔有美人葬此，故花香異於他處。採摘必用婦女，婦女又不自簪戴，以餽別人。注云：左右各飲。酒底毋戰。

左玉田生、右雙瓊各飲一杯，萱宜與雙瓊打一個搶三，自己輸了飲一杯，說道：「合歡格，素絲五絨，爾■既馨。」交令，雙瓊掣得一籌，看時：

牡丹，○斷腸國色。○明皇與楊妃在沉香亭賞牡丹，命龜年持金花箋召李白，至作清平調三章。上折花與妃子遞嗅，笑曰：不惟萱草忘憂，此花尤能醒酒。注云：量大者飲。酒底飛觴。

素雯、佩纒、凌霄量宏，飲一杯。雙瓊道：「飛觴是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，秀姑娘飲。詩經是並蒂格，駕彼四牡，顏如渥丹。交令。」佩纒笑道：「丹字虧姑娘想出來的。」因催碧霄掣籌，是得了一枝：

梅，○世外佳人。梅以韻勝，以格高，掣得此籌，主早生貴子，拔世飛升。共賀一杯。酒底笑話。

眾人大家賀了，湘君笑道：「妹夫走的時候，莫非真個下了種麼？」說得眾人笑了，碧霄笑道：「扯你娘的臊，我生子干你什麼？」因道：「詩經也是並蒂格，侯票侯梅，裳裳者華。我交令了。」又道：「我喝一杯罷，不會說笑話的。」湘君笑道：「不說笑話，要喝十杯。」喜珍笑道：「減半罷。」素雯笑道：「碧丫頭你喝一杯，我替你說。」佩纒道：「好。」碧霄便喝了一杯，素雯便說道：「有一個處館先生，偶然游東家後園，見菜地上已經有了茄子，先生要想嘗新。回到館裡，想得了不得。豈知等了三四天，仍舊不送進來。先生就在牆上題一首詩，說：茄子新鮮好，園中已結堆。主人何小量，不到口中來？這首詩給主人見了，知道先生歡喜茄子，就叫廚娘每日必進茄子一碗。先生初起頭吃了，得意之至，都吃完了。主人說道：『先生這等歡喜，一碗恐怕不夠，每日兩碗罷，或一碗蒸，或一碗炒，或一碗湯。』廚娘道：『先生吃飯，總共兩樣菜，都是茄子，好麼？』主人道：『你不要管，只每日兩樣茄菜就是。』於是先生日日吃起茄子來，初起頭一兩日還好，後來只管兩樣茄子，從四月裡直到七月裡，還是茄子。想明朝必定換菜了，一看還是茄子，這個老胃口吃得倒完，連飯也吃不下，要不吃茄子，只好吃白飯，知道東家有意為難，到中元放節館，主人必定要來考兒子的功課。先生預先叮囑學生說：『你老子來考你對課，無論什麼對，你要如此如此。』學生答應了。等東家到館裡來，先生就極口贊令郎對課工夫大進，東家不信，就出一個對。說，瓜丁，學生遵著先生的教，說茄子。先生道：『好不好？』東家又說道：『桃仁。』學生道：『茄子。』東家道：『桃仁也對茄子？恐怕不切。』先生道：『還好。』東家道：『茶杯。』學生道：『不要說得，自然是茄子了。』東家道：『你為何都對茄子？』先生接口哼了一聲道：『日上的茄子是最多，也時髦。』東家道：『我有一個三字對，是鏡中花。』學生道：『對茄子好不好？』東家就怒起來要打，說：『討厭得很。』先生也怒道：『多對茄子你就討厭，多吃茄子人家不怕討厭麼？』說得席上眾人皆哈哈大笑，佩纒笑道：「他的嘴同燕姑娘真是一樣，珊姑娘算會說，怕還不及呢。」說著，文玉已經掣了籌是：

芍藥，○春殘婪尾。○芍藥之盛，舊數揚州。劉貢父譜三十一品，孔常父譜三十三品，王通叟譜三十九品。今揚州遺種絕，京師豐台，連畦接畛，學士名為將離花。注云：牡丹替飲一杯，如無人掣得牡丹，一杯須自飲。酒底毋戰。

雙瓊掣牡丹，飲了一杯。文玉與湘君打了三拳兩勝，因說道：「合歡格。將翱將翔，有女仕離。交令。」燕卿道：「離字盡

多，說這句出來。」文玉方欲答應，湘君已掣了一枝，眾人看時：

水仙，○纖塵不染。○水仙有二種：單瓣者名水仙，千瓣者名玉玲瓏，又以單瓣名金，盞銀台。注云：共賀一杯。酒底飛觴。

眾人笑道：「他掣這籌，好似揀得，真真切切呢！」湘君心中竅喜。眾人賀了。湘君道：「飛觴，是高適詩。世情付與東流水，莊姑娘喝。詩經是並蒂格，沔彼流水，屢舞仙仙。交令。」合席大家稱善，說虧他想出這個仙字來了。於是韻蘭接令，玉憐笑道：「蘇姑娘坐了首席，不要掣了末等的花才好。」韻蘭已拈了一枝，眾人看時：

蘭，○香國尊王。○蘭生幽谷，不言自芳。九畹靈根，群仙上品，凡名花中當推為第一，故為王者香。注云，合席共敬一杯。酒底共賀一杯。韻蘭心中萬分得意，又想到：「怎麼把我前時的小字都嵌在籌裡頭呢？」倒怔了一回，眾人大家說：「巧極，要蘭便是蘭，且看香國尊王四字，同下面的句子真是應該坐在第一位子。」蓮因道：「『香國尊王』四字，我好似在那裡見過的，是一個扁上的題額。」眾人道：「韻蘭既坐首位，我們就把這個匾做了，也切。」湘君道：「很好。」秀蘭道：「我來寫字。」大家議了一回，韻蘭道：「詩經是交頸格，芄蘭之葉，白華菅兮。」雙瓊道：「虧你想到，也沒得第二個蘭字了。」韻蘭道：「還有一個連理格，一句可惜是補詩。乃言彩其，蘭華如桃李。」珩堅道：「沒那個就這個也好。」於是公敬韻蘭一杯，又各賀了一杯。應該秀蘭掣，秀蘭道：「我的如何？」取來一看：

菊，○晚節經霜。○菊一名節花，一名周盈，一名延年。甘谷有菊落水流下，飲二十餘家，飲者壽百二三十，七人十者謂之夭。注云：年長者飲。酒底唱曲

燕卿最長，飲一杯。秀蘭笑道：「我是從沒學過唱的，前月看見韻丫頭抄給我寶玉祭晴雯的一只開篇，我也擬了一只《紅樓夢》的，給文玉妹妹拿了去。我還沒學，這回子我來喝一杯，請文妹子替我唱罷。」文玉笑道：「你要我唱，再擬一只給我。」秀蘭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好妹子，費心罷。」蓮因道：「你先說了詩經，等他唱罷。」柔仙道：「菊子在那裡找去？」素秋道：「只好把鞠養的鞠字代了。」珩堅道：「這個鞠字還有。」喜珍道：「也只得母兮鞠我一個，可惜找不到第三個華字。」萱宜道：「還有降此鞠凶，只是字面不好。」碧霄道：「你們通說完了，叫他怎麼好說呢？」佩纜道：「再說要罰了。」秀蘭道：「我是合歡格，鞠為茂草，黍稷方華。」眾人道：「好，文姑娘請唱罷。」文玉乃和了琵琶，唱道：

化石相思寸寸灰，苦萱蕪獨坐泣空閨。

想起那怡紅舊院癡公子，別了家中去赴棘闈。

豈知道了結三場便拋棄我，到如今石沉大海不歸來。

憑你是天涯海角尋蹤遍，只落得活活夫妻分拆開。

生與死音信乖，好教我凝團滿腹總難猜。

他是與顰兒私下有同心誓，恐怕是看破了情緣去出家。

但是我草草聊姻由娘主意，還有鳳丫頭牽合做良媒。

早說是三生木石恩情重，何必定要我區區薛寶釵。

到如今奉負青年同守寡，枉有芝哥兒貴腹小嬰孩。

思想起把身抬，重到園中去走一回。

只見風景淒涼非昔日，大觀園滿目長蒿萊。

那邊是瀟湘館在人何往？空剩了一片斜陽照綠苔。

只有義婢紫鵲還守著，哭哀哀把地方收拾掃塵埃。

想當時年輕姊妹聊詩社，而今是雲散風流氣象哀。

怎能禁長歎一聲，咳！

韻蘭、雙瓊聽了，不禁下淚。柔仙歎道：「富貴無常，繁華過眼。我們好姊妹現在聚在一處，不知他日如何的散去呢。」說著眼圈兒也紅了，碧霄嚷道：「一人向隅，眾人不樂，珊寶姊姊拈籌罷。」珊寶方在感歎，聽了碧霄的話，便掣了一枝，看時：

荷，○解語真妃。○佛書云：芬陀利花，白蓮花也。優鉢羅花，青蓮花也。波頭摩花，赤蓮花也。掣得此籌者，必和氣謙光，別有妙品。注云：六月生者飲。酒底笑話。

碧霄六月生，飲了幼芳道：「這枝籌真真切切呢。」珊寶也是得意，因道：「詩經是並蒂格，有蒲與荷，唐棣之華。」佩纜道：「好，說笑話罷。」珊寶道：「什麼笑話呢？」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也說個茄子典故罷。蘇州有一家請先生，種了一園的茄子，每日必進此一味。先生實在厭極了，又不能叫他不許煮出來。因私問學生，學生道：『吾父親說，恐怕先生看起文章來眼睛不亮，吃了這個可以明目。』先生恨極。一日，東家到書房裡來看先生，走到先生身邊，先生假做不見，把兩眼張開望著西北角。東家見他不立起來招呼，疑心他癡的光景。因拍著先生的肩笑道：『老夫子，兄弟來看你，你望著做什麼？』先生方回轉頭來笑，道：『得罪失迎，我正在看北京城裡做的好戲。』東家笑道：『北京幾千里路，如何看得見？』先生笑道：『不瞞老東翁說，近來自從日日吃了府上的茄子，眼睛就明亮起來的。』合席聽了，都哈哈大笑。於是蓮因拈籌看是：

餘，○春餘花信。○陶子召客於西宅，為餘開尊，請座中人各撰小名，得有思致者七。賽白蔓君，四字天花，花聖人，慈恩傳粉綠衣郎，獨步春，沉香密友。掣此者骨格清奇，超凡入聖。注云：公賀一杯。酒底拇戰。

眾人公賀了，韻蘭道：「他是借餘春館，倒切得很。」蓮因遂與燕卿打了一拳，便說道：「這兩字毛詩上沒得的，但西溪叢話稱他為才客，我就用這個罷。是並蒂格，斯馬斯才，於馬嘉客。」眾人道：「還了。」燕卿已掣了一籌，看時：

碧桃，○爛漫爭春。○碧桃千葉，不結實。韓愈詩：百葉雙桃晚更紅。注云：掣得此籌，多風流獻媚。春意堪憐自飲一杯。酒底飛觴。

眾人皆笑起來，佩纜笑道：「姑娘剛才說若耍好玩，須用這個，現在究竟好玩不好玩？」燕卿也沒得辯，只得飲了一杯，說道：「飛觴是一樹碧無情，凌霄飲。詩經上沒處找碧字，又無別名，我只得用並蒂格說兩句詩。接天蓮葉無窮碧，昨夜風開露井桃。好也罷，不好也罷。」素雯笑道：「詩也罷了，但不知昨夜的桃究竟開不開？」燕卿把素雯看了一看冷笑道：「開也由我，不開也由我。你開你自己的桃，與我何干？我開我自己的桃，你也不能管我！」素雯笑道：「林丫頭著急了。」燕卿道：「我怕人，只好著急。」韻蘭、碧霄、珊寶怕他們當真，就把別的話連忙替他解開，便叫霞裳快些掣籌。燕卿還在那裡咕咕噥噥，素雯只做得聽得。看霞裳掣的是：

鶯粟，○無限春愁。○芍藥以嬰粟蜀葵為婢。注云：左右各一杯。酒底唱曲。

雪貞在右，飲了一杯。燕卿在左，不肯飲。文玉恐別有口舌，替燕卿飲了。霞裳不能唱曲，飲了一杯。說：「我筆墨上頭有限的，幸而詩經還沒全忘了。我有兩句，也是第二字，不知道是什麼格。各位奶奶姑娘聽好了，是有鶯其羽，握粟出卜。」眾人笑道：「好呢，沒得第二個了，這是交頸格。」霞裳笑道：「交頸不交頸，我不管。」幼芳道：「唱曲罷。」霞裳笑道：「我從沒唱過，叫我唱什麼呢？」侍紅笑道：「不論什麼，唱了就算了。」霞裳想了一會兒，笑道：「我看說的盲詞書上有一篇唐詩唱句，叫什麼誤紅顏。第一句是阿母無良只要錢，好不好？但是恐怕記不全了。」玉憐笑道：「你且唱。」霞裳究竟是人家，臉上老不出，頓了幾頓，唱道：「阿母無良只要錢，把女兒家航穢誤青年。」唱了兩句，面上紅了，笑著把手巾遮了臉，眾人也笑起來。佩纜催他唱，霞裳掩著臉再唱道：「多情公子同心婢，為何兩下分離各一邊？」眾人又笑起來，霞裳又停了，說道：「不好，不唱了。」佩纜道：「再唱幾句。」霞裳道：「下文不知道是什麼？」侍紅道：「你再想想。」霞裳只得再想，笑道：「下頭好似駿馬每馱癡漢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再下頭實在不知道了。」舜華道：「且把這兩句唱了。」霞裳被逼，只得唱了一遍，漲紅了臉，臊

得了不得，他是今生今世並沒唱過的，珩堅、侍紅也從來沒聽過他唱，這個調又不好，所以眾人都哈哈大笑。霞裳笑著走到彩蓮船去了，韻蘭、珩堅、素秋都說道：「算了罷。」於是雪貞掣籌，得了一枝是：

辛夷，○江夢生花。○辛夷，一名辛雉，一石侯桃，一名木筆，一名迎春，一名房木。初出苞長而尖銳，如筆頭，有鮮紅似杜鵑者，俗稱紅薔。注云：鰥寡者飲。酒底飛觴。

座中無鰥寡之人，大家不飲。雪貞道：「詩經是鶴膝格，自求辛螯，亦不夷擇。飛觴是貯苦停辛刀尺涼。紉芳飲，交令。」凌霄掣的是：

凌霄，○花中豪傑。○富鄭，圃中凌霄花無所因附而特起。歲久，遂成大樹，高數丈。朱卉曰：是花豈非草木中豪傑乎，所謂不待文王而後興也，此花一名女葳，一名芡華，一名武威，一名瞿陸，一名鬼目。注云：武勇者飲。酒底笑話。

碧霄一杯，凌霄自己也一杯。眾人笑道：「他名字叫凌霄花，名也是凌霄，倒是巧呢！」凌霄笑道：「柔仙叫海棠，也掣得海棠，更好。」珩堅笑道：「海棠沒人掣麼？」佩纒道：「還在筒裡呢。」凌霄道：「詩經笑話，我都不在行，喝了兩杯罷。」佩纒道：「免說詩，不可免笑話。剛才碧姑娘叫人說笑話，自己還喝兩杯。現今沒人替說，最少五杯。」凌霄看著佩纒道：「你做令官，不要太猴獃了，五杯怕什麼？」俊官笑著，監斟了酒，凌霄一飲而盡。柔仙掣了一枝，眾人看了笑起來，原來籌上刻著：

秋海棠，○斷腸血淚。○秋海棠一名八月春，花有二種：葉不紅筋者為常品，綠筋者更雅。其色嬌好，宜於幽砌北窗下種之。菖蒲翠筠，皆為益友。且性好陰而惡日，喜淨而惡糞，其嬌容酸態，鄭康成、崔秀才之侍兒也。注云：敬牡丹一杯。酒底拇戰。

眾人笑道：「這枝籌，比凌霄姑娘還好，與韻姑娘一樣，要什麼便什麼。且尋常春海棠，還不算奇，偏是秋海棠，又切名，又切性情。他善哭的，又有血淚兩字，不過太可憐些。柔仙笑道：「誰是牡丹？」侍紅道：「雙姑娘掣的。」柔仙就走過去斟了一杯，笑說道：「大王，婢子敬酒。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柔仙敬酒畢，與喜珍拇戰，也是三拳兩勝。柔仙便道：「詩經是合歡格，海外有載，蔽芾甘棠。交令。」喜珍掣的是：

木香，○春風入骨。○木香有三種：紫心白花，香馥清遠者，為最。若青心白色及黃色皆不及也。注云：自飲一杯。酒底唱曲。

喜珍笑道：「我不能唱曲，罰我也是五杯罷。」佩纒不便強他，笑說道：「也好。」喜珍只得連飲六杯，滿身香汗。含了一小塊冰，停了一回，說道：「詩經是並蒂格，譬彼壞木，有鉞其香。交令。」月紅掣籌是：

石榴，○多子祥徵。○王荊公作內相，翰苑有石榴一株，枝葉繁茂，而只開一花。荊公詠之云：萬綠叢中紅一點，動人春色不須多。注云：敬菊花一杯。酒底飛觴。

眾人笑道：「巧得很，菊花是秀姑娘，你們應該敬他呢。」月紅遂去敬了秀蘭，便道：「飛觴是石上題詩掃綠苔，自己飲罷。詩經沒得榴字，我說兩句詩罷。杜甫詩：江動月移石，江總詩：池紅照海榴。交令。」馬利根掣的是：

蓼，○水國秋疏。○花開蓓蕾而細，長二寸，枝枝下垂，色粉紅可觀。水邊更多名水紅花，俗名水紅花。注云：姓名有水旁者飲。酒底笑話。

謝湘君、洪素秋、范文玉、向凌霄姓名有水旁，各飲一杯。馬利根不能說詩，飲了一杯。說道：「我們西洋有一個笑話，是一個人肩上背了一個搭襖，當中都是差處。一頭是放自己的差處，一頭放別人的差處。恰把自己的差過放在背後，別人的差過放在面前。所以現在的人，但見別人的過，不見自己的過了。」素雯笑道：「罵得好，就算交令。」俊官笑道：「我來收令。」因掣了一籌，眾人看時是：

珠蘭，○香王良佐。○珠蘭粒細如珠，畏日，宜為蘭之婢。注云：敬蘭花一杯。酒底飛觴。

眾人笑道：「這個收令更巧，又是蘭花的婢，這一杯總要敬了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你將來應該做個立像，侍在他的旁邊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只怕立酸了腿。」此時紉芳已去敬了韻蘭一杯，又走過來笑說道：「我不說詩，也不飛觴，應該幾杯？」佩纒笑道：「你能見了不說，應該倍罰！」紉芳道：「我也是六杯如何？」眾人道：「這麼著，太克己了。」紉芳便連飲六杯，大家說道：「令已完了，我們喝些稀飯散席罷。」佩纒就催稀飯吃了，大家漱口擦臉抹身，然後散席。未知以後如何，下章可見。